

独抒己见

〔美〕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 著 唐建清 译

大师批评译丛

GREAT ESSAYISTS

STRONG OPINIONS

浙江文艺出版社

独抒己见

〔美〕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 著 唐建清 译

STRONG OPINIONS

大师批评译丛
GREAT ESSAYS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抒己见/[美]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著;唐建清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1

(大师批评译丛)

ISBN 978-7-5339-3264-0

I. ①独… II. ①弗…②唐… III. ①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9483号

Vladimir Nabokov

Strong Opinions

Copyright © 1973, Dmitri Nabokov

by The Wylie Agency(UK)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0-147

独抒己见 [美]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著 唐建清译

策划统筹:曹 洁

责任编辑:钱建芳

装帧设计:张志全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40千字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9-3264-0

定价: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献给薇拉

序 言

我思考时像一个天才，书写时像一个优秀作家，说起话来却像一个不善言辞的孩子。我在美国的学院生涯中，从一个不起眼的讲师到堂堂正教授，从未不事先准备好打印稿就对众宣讲，在灯光明亮的讲台上眼睛也从不离开讲稿。我接听电话时的语无伦次会让打来长途的人从流利的英语改用可怜的法语。在聚会时，要是我想讲个有趣的故事来让朋友开心，那必定讲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就是在早餐桌上对我妻子描述的隔夜梦也只是一份初稿。

因而，人们不应请我做什么访谈，如果“访谈”意味着两个正常人之间的一种闲聊。先前至少试过两次，有一次，还用了一台录音机，但当磁带倒回去时，我赶紧收住笑声，我明白，此后我再也不会重演这类角色了。现在，我小心翼翼，以确保做访谈时神定气闲，悠然自得。采访者的问题必须书面递交给我，我进行书面回答，发表时一字不差保持原样。这就是我接受采访的三个先决条件。

然而，采访者希望拜访我。他们希望看到我摆在稿纸上的铅笔、彩绘灯罩、书架和躺在我脚边的白色老牧羊犬。他们觉得需要有助于营造轻松气氛的背景音乐，需要能够被记住的丰富多彩的细节，即使并不是真的草草记下（“纳，灌一口伏特加，咧嘴讥讽道——”）。我

是否想取消这种故作轻松的笔调？是的，我想。

护发用的某种优质洗发液，实际上是一种难看的乳化剂。制造商通过添加绿色素使之变得诱人——在传统美容业，绿色会让人联想到春天的清新，联想到松树林、翡翠、树蛙，等等。然而，你必须把瓶子用力晃动，里面的溶液才会呈现绿色；而如果不晃动瓶子，我们所看到的，上面是一英寸厚的绿色，而底下则是未变化的、天然的乳白色液体。在我看来，使用前不晃动瓶子是一个原则问题。

同样，涉及印刷后的访谈效果，我并不在意表面文章，而只看重实质的东西。我的文件中存有约四十份好几种语言的访谈录。本书只收了一些英美人士所做的访谈。有几份访谈不予收录，是因为它们出于一种糟糕的炼金术，而不仅仅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晃动；我诚实的应答与炮制者添加的人情世故的虚假色彩搅和在一起，以致根本无从分辨。另有几份我轻而易举地撤去了那些不无好意的小摆设（还有那些花哨的新闻噱头），这样，就逐步剔除了每一种自发性因素，以及所有与现场交谈相似的东西。访谈最终就变成差不多是一篇段落分明的文章了，这也正是书面访谈应有的理想形式。

我的小说很少给我机会来表达我的私见，因而，我偶尔也欢迎迷人的、彬彬有礼而又聪明的来访者提出一大堆的问题。本书中，在访谈录之后是几封给编辑的信，它们就像律师行话所说，“不言自明”。最后是一组短文，除了一篇，其余都是在美国和瑞士写的。

斯文朋^①对“一伙蜕变为拙劣批评家的恶意而又丑陋的蹩脚诗人”有过敏锐的评价。1930年前后，这种奇怪的现象也是巴黎俄国

^① 斯文朋（Algernon Swinburne, 1837—1909），英国诗人。

侨民文学小圈子里的典型状态，那时，布宁^①、霍达谢维奇^②，以及其他一两位杰出作家的美学思想尤其受到来自以不同方式“介入”的痞评家（criticules）的恶毒攻击。在那些年里，我巧妙地嘲讽那些艺术的诋毁者，为我的文字激起那个帮派的恼怒而欣喜不已；但是，今天要把我那些为数不少的旧文从艰涩的俄语译成迂腐的英语，再对文中那些旁敲侧击和行文策略的妙处做一番解释，无论对我还是对读者来说，都是一件提不起兴趣的苦差事。唯一让我自己有个例外的是《论霍达谢维奇》那篇文章。

因此，眼下这本我偶尔为之的英语文选，剪去了它长长的俄语影子，似乎反映了一个远比“V. 西林^③”更讨人喜欢的形象，而提起西林，会在侨居的回忆录作者、政客、诗人和神秘主义者那里引发复杂的感情，他们仍记得我们19世纪30年代在巴黎的遭遇战。如今一种更温和平易的性情渗透在我对自己观点的表述中，尽管这些观点十分强硬。理应如此。

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

1973年于蒙特勒^④

① 布宁（Ivan Bunin, 1870—1953），俄国作家。

② 霍达谢维奇（Vladislav Hodasevich, 1886—1939），俄国诗人。

③ V. 西林，是纳博科夫早期写作的笔名。

④ 蒙特勒（Montreux），位于瑞士，纳博科夫晚年侨居于此。

目 录

序 言	001
-----------	-----

访 谈

刊名不详 (1962)	003
BBC 电视台 (1962)	009
《花花公子》(1964)	020
《生活》(1964)	047
纽约电视台 13 频道 (1965)	052
《威斯康星研究》(1967)	063
《巴黎评论》(1967)	096
《纽约时报书评》(1968)	112
BBC-2 台 (1968)	119
《时代》(1969)	124
《纽约时报》(1969)	136
《星期天时报》(1969)	140
BBC-2 台 (1969)	146
《时尚》(1969)	158

《小说》(1970)	164
《纽约时报》(1971)	182
《纽约时报书评》(1972)	186
“瑞士广播”(1972?)	189
“巴伐利亚广播”(1971—1972)	192
刊名不详	200
《时尚》(1972)	203
刊名不详	211

致编辑的信

《花花公子》(1961)	217
《伦敦时报》(1962)	218
《交锋》(1966)	219
《星期天时报》(1967)	220
《交锋》(1967)	222
《新政治家》(1967)	222
《君子》(1969)	223
《纽约时报》(1969)	224
《时代》(1971)	224
《纽约时报书评》(1971)	225
《纽约时报书评》(1972)	227

文 选

论霍达谢维奇(1939)	231
--------------	-----

萨特的尝试 (1949)	236
弹奏古钢琴 (1963)	240
对批评家的回答 (1966)	252
《洛丽塔》和吉雷迪亚斯先生 (1967)	278
论改写 (1969)	289
周年日记 (1970)	294
罗威的象征 (1971)	311
灵感 (1972)	315

蝶类学论文^①

雌性小灰蝶 (1952)	001
谈克洛茨《野外指南》的一些失实 (1952)	001
1952 年在怀俄明捉蝴蝶 (1953)	001
奥都邦的蝴蝶、蛾子和其他研究 (1952)	001
L. C. 希金斯和 N. D. 莱利 (1970)	001

译后记	322
-----------	-----

① 这五篇蝶类学论文因过于专业，本书只存目，未作翻译。

访
谈

刊名不详 (1962)

1962年6月5日早晨，我偕夫人乘“伊丽莎白女皇”号邮轮从法国瑟堡港到美国纽约出席电影《洛丽塔》首映式。在我们抵达的当天，就有三四个记者来圣里吉斯旅馆采访我。我曾在记事本上草草记下一些人的姓名，但我不能确定其中就有某个记者的名字。采访结束后，我马上就把笔记本上的问题和回答打印出来。

采访者觉得您不是一个特别有情趣的人，为什么会这样？

我为自己是一个缺乏大众魅力的人而自豪。我一生中从未醉过酒。我从不像其他男生那样说脏话。我没有在办公室或矿井干过活。我不属于任何一个俱乐部或团体。没有什么教条或派别对我产生任何影响。没有比政治小说和具有社会意图的文学更让我讨厌的了。

然而，必定有什么会打动您，比如，您所喜欢或不喜欢的。

我厌恶的东西很简单：愚蠢、压迫、犯罪、残暴、轻音乐。我喜爱的则是最让人们感到紧张的事情：写作和捕捉蝴蝶。

您一笔一画写下所有的东西，是吗？

是的，我不会打字。

您同意给我们看一页手稿吗？

恐怕我得拒绝。只有野心勃勃的无名之辈或好心肠的庸人才会展示他们的手稿。这好像让人看他们吐的痰。

您读很多的小说新作吗？您为什么要笑？

我笑是因为好心的出版商老给我寄——还附上“希望您会跟我们一样喜欢该书”的便函——同一类作品：就是那种内容淫秽、用词花哨、情节离奇的小说。所有这些书像是同一个作者写的——而这个人甚至都不及我的影子的影子。

您对法国所谓的“反小说”有什么看法？

我对文坛上诸如团体、运动、流派这类东西不感兴趣。我只对个体的艺术家感兴趣。“反小说”实际上并不存在；然而存在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罗伯-格里耶；他的作品引起了一批平庸的三流作家古怪的模仿，对他们来说，一张仿做的标签有助于商业炒作。

我注意到您说话老“嗯”、“哦”的，这是趋向衰老的标志吗？

不是。我一向不善言辞。我的词汇深居我的大脑，需借助纸张挣扎而出，进入物质层面。出口成章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奇迹。我发表的每一个字我都改写过——经常要写好几遍。我的铅笔的生命力比橡皮更长久。

怎么看待在电视上露面？

噢（人们在电视上通常用“噢”作为开场白），几年前我在伦敦上过一回电视，之后一个幼稚的批评家责备我在镜头前局促不安，躲躲闪闪。其实，那次访谈仔细彩排过，我也仔细写好了所有的回答（以及大部分问题），然而，因为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如此糟糕，我就把写有笔记的卡片在面前摆好（后来弄乱了），就像一个掩在各种无辜的道具后面的伏击者，这样，我既无法注视镜头，也不能看着提问者。

可您教过很多课——

1940年，在我开始在美国的教学生涯之前，我有幸花工夫写下了有关俄国文学的一百份讲义——大概有两千页——之后，又写了一百份讲义，论述从简·奥斯丁到詹姆斯·乔伊斯这些伟大的小说家。这些讲义让我在韦尔斯利学院和康奈尔大学愉快地度过了二十个年头。虽然，在讲台上，我巧妙地上下移动我的眼光，但机灵的学生心里很清楚，我是在读稿，不是在讲课。

您什么时候开始用英语写作？

我很小就会讲两种语言（俄语和英语），五岁时又学了法语。在我的童年，我用英语写了那些我收集到的蝴蝶的笔记，从那本我最喜欢的杂志《昆虫学家》中借用了不少专业术语。1920年，该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论克里米亚蝴蝶》。同年，我向剑桥三一学院刊投了一首英文诗，那时（1919—1922）我在那儿读书。此后，在柏林和巴黎，我写了我的俄语作品——包括诗集、短篇小说集和八部长篇小说。它们被三百万俄国侨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阅读，但这些书

在苏俄当然是绝对被禁止和忽略的。在 30 年代中期，我英译并出版了我的两部俄语小说：《绝望》和《暗箱》（在美国出版时更名为《黑暗中的笑声》）。第一部我直接用英语写的小说是《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那是 1939 年，在巴黎。1940 年移民美国后，我在《大西洋月刊》和《纽约客》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并写了四部长篇小说：《庶出的标志》（1947）、《洛丽塔》（1955）、《普宁》（1957）以及《微暗的火》（1961）。我还出版了一部自传《说吧，记忆》（1951），另有几篇论蝴蝶分类的科学论文。

您愿意谈一下《洛丽塔》吗？

呃，不。关于这本书，我想说的在美国和英国版的后记中都说了。

您觉得写作《洛丽塔》的电影剧本困难吗？

最困难的是准备去冒险，即决定接下这个苦差事。1959 年，我受哈里斯和库布里克的邀请来到好莱坞，但在和他们商谈几次之后，我决定不干了。一年后，在瑞士的卢加诺，我接到他们劝我重新考虑的一封电报。其时，电影剧本的框架在我的想象中已大致形成，所以说真的，我很高兴他们再次提出邀请。我又来到好莱坞，在蓝花楹树下，我花了六个月写这个电影剧本。将一部小说改写成一部电影剧本，犹如给一幅早就完成并已镶框的油画画一组素描。我构思了新的场景和对话，全力打造一部我能接受的电影《洛丽塔》。我知道，如果我不去写这部电影剧本，也会有别的什么人来写；我同样知道，如此制造出来的成品至多只是不同理解的碰撞物，而不是皆大欢喜的宝

贝。我还没有看过这部片子。它可能是透过蚊帐所见的一片美妙的晨雾，或者像是救护车中那个躺着的乘客在风景路段所感到的弯弯曲曲。在写作电影剧本的过程中，我和库布里克有过七八次的交往，我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艺术家，也是基于这种印象，我希望6月13日在纽约能看到一部可信的《洛丽塔》。

您眼下在做什么？

我在看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英译本的校样，这是一部诗体小说。我的译本附有很多评注，将由波林根基金会出版，精美的四卷本，每卷有五百多页。

您能描述一下这项工作吗？

在康奈尔和其他地方教文学的那些年里，我要求学生具有科学的激情和诗歌的耐心。作为一个作家和学者，我看重细节胜过概括、意象胜过理念、含混的事实胜过清晰的象征、意外发现的野果胜过人工合成的果酱。

所以，你保存了这种野果？

是的。我的好恶影响了我对《叶甫盖尼·奥涅金》长达十年的翻译。要将它的五千五百行诗句译成英语，我必须在韵味和义理之间作取舍，我选择了义理。我的雄心只是想提供一种逐字逐句的直译，加上丰富详尽的注释，注释的篇幅远远超过了长诗本身。只有意译的文本才“好读”；我的译本不好读；我的翻译是可靠的、笨拙的、沉重的、奴隶一般忠诚的。对每一节诗我写了好几条注释，全诗加上变